

青樓新夢

林芙美子 著



青楼新梦

林天佐 著

济南出版社

(鲁)新登字 14 号

青楼新梦

林天佐 著

责任编辑:闫昭典 杨剑鸣
济南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封面设计:辛绍民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胶州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0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80572—643—4/1·92 定价:5.2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到印刷厂调换)



作 者 简 介

林天佐，现代作家。祖籍山东莱州市机房街，1944 年生于胶州市大鱼市街，1946 年随父迁居即墨县南泉村，现在即墨市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

著有长篇小说《光棍村的喜事》，电影文学剧本《倒流的河》（上下集），话剧《桥头》，大型古装戏曲《荒冢凤冠》（与人合作）及文学评论、中短篇小说等数十篇。

内 容 提 要

名妓金秋水第一次开脸接客,便被满清遗老陶保骏包占。老夫少妻,生活虽不和谐,但天真烂漫的少女却小心翼翼地侍奉着白发老翁,企盼有一天他能慷慨解囊,赎自己从良。然而,美好的憧憬,仅为南柯一梦。

黑暗的年代,荒唐的岁月,女人的漂亮脸孔居然也成为一大不幸。青帮头目们明争暗斗,试图“独占花魁”,而金秋水倾心爱慕的却是南国才子史春来。金钱与才华、权势与爱情,在长三堂子妓院展开剧烈争斗。

小说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作者用优雅清丽的文笔对清末民初的社会风情、人际关系及妓院这一畸形性文化场所,作了全景式的描写。

目 次

第一章	良宵·····	(1)
第二章	圆房·····	(20)
第三章	蜜月·····	(40)
第四章	大海无风三尺浪·····	(52)
第五章	揉碎白玉兰·····	(65)
第六章	醒了的梦与未醒的梦·····	(79)
第七章	离愁别恨情依依·····	(91)
第八章	初会青楼·····	(106)
第九章	青楼寻夫·····	(135)
第十章	不平人间路·····	(146)
第十一章	谁为意中人·····	(167)
第十二章	相逢何必曾相识·····	(197)
第十三章	痴情卖身女·····	(215)
第十四章	问病·····	(238)
第十五章	情债·····	(248)
第十六章	有情与无情·····	(258)
第十七章	天国·····	(267)
第十八章	鸨娘的诡计·····	(277)
第十九章	毁灭与新生·····	(289)

第一章 良 宵

1913年。

中秋节的圆月很早就悬在苍茫悠远的天上。

苏州河温柔地静静流淌，跳荡的月光颠碎了满河波涛。
宽阔的河面上到处都是亮亮闪闪的金色流带。

当徐家汇13层高楼上的电灯骤然亮起的一瞬，上海各大妓院的几十条花舫摇橹扯帆、吱吱呀呀，象一群挤挤挨挨的巨大河豚从万家宅竞相驶出。

金秋水与何玉娇那次是并肩坐在长三堂子妓院的住家舫上的。那舫很大，也极阔绰。舫首舫尾各悬有四盏大红灯笼，分别描摹着《嫦娥奔月》、《月下采桂》、《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的故事。乐工们在浅仓里演奏《春江花月夜》的古曲。那委婉清丽的箫瑟和鸣之声在烟气迷濛的河面上荡漾回旋，让人象坠进深深的梦境。

河南岸不知什么时候亮起一片通红的火把，憧憧人影举着火把跳着、唱着、呼喊着的，象混沌初开年代的一群狂浪不羁的野人，声音嘶哑而粗犷。苏州河被火把烧红了，清悠如水的夜空被火把烧红了，疏朗天宇间有人唱起《逗情调》

和《卖花歌》：

三月里那个来呀，
嫩笋那个上市卖哇，
脆生生的节，
白嫩嫩的肉呀，
喷啦啦啃上一大口哇，
甜甜的汁汁蜜心心甜啊！
哎，
卖花，卖花，
便宜着咧——

歌声油滑诙谐，每一句首音都起得很高，而尾音则拖得很长，充满放荡不羁的男人们的粗野和狂浪。这些人里面有不务正业专爱在风月场上鬼混的嫖客；也有附近各乡圩里喜欢瞧稀奇的年轻人，借机来凑个热闹罢了。

像有意要与河南岸轻浮的男人们斗气，北岸的女人们也唱起了歌。她们没有燃举火把一类的照明器物，千百名女子挤挤挨挨地拥在河坝上，朦胧月光下象一大片凝聚于河畔灌木丛中袅袅升腾的雾。她们唱的是劝郎调《葫芦秧秧》，歌声委婉、忧伤，象在对自己放荡不羁的男人苦苦规劝、哀哀诉说。

葫芦秧秧长，
葫芦秧秧长，
葫芦秧秧那个长又长，
奉劝郎君要检点，
莫把青楼上。

哎咳哟咳哟，
家花虽没野花儿香，
野花哪有家花长？
人家甜言又蜜语，
不是喜欢你个糟老葫芦样，
左右为了那个钱媒人，
我的夫呀，
依可莫上当！

葫芦秧秧长，
葫芦秧秧长，
葫芦秧秧那个长又长，
奉劝郎君要检点，
莫把青楼上。
哎咳哟咳哟，
家花虽老无颜色，
生老病死守依旁，
自家葫芦能结籽，
知冷知热知痛痒，
我的夫呀，
糙糠之妻不下堂，
古训依莫忘！

葫芦秧秧长，
葫芦秧秧长，

葫芦秧秧那个长又长，
缠住夫君心别狂，
守住自家的篱笆院，
莫把青楼上！

一曲唱完，挤挤挨挨的女子们忽然发生一阵骚动。当中的一拨哗啦啦闪开一条道儿，就见两盏高挑的汽灯，晃晃闪闪地被擎上堤坝。白炽的灯光下，女子蚕校的学生们排着整齐的方队，唱着歌，呼喊口号，秩序井然地走到河边。走在最前面的是由一百名女学生组成的腰鼓队。腰鼓队的女子们皆着白衣绿裙，手攥金灿灿的黄菠萝鼓槌，斜挎鸡心红纺锥形长腰鼓。领队的女子体态丰盈、矫健，浓眉细眼、赤红脸膛，穿一套沿青牙子的黄绫紧身裤褂。若不是脑后一泼一扬飘动的齐耳短发，人们说不准拿她当玩把式的后生仔哩！

黄衣领队把队伍带到坝顶平整处，扎定阵脚、布齐了方阵，先使了个鲤鱼跳龙门的招式连翻十几个空头卷风番，直惹得两岸的男男女女们噼噼啪啪地鼓起掌、喊起好来。待压静了场子，又把手中的一杆三角杏黄旗一擎一落地挥动着。腰鼓队的女子们登时便依循她的指挥，做出催马加鞭、探身捞月、九天摘星等各式舞姿，伴以“咚咚——哒，咚咚——哒，哒哒”的整齐、和谐的鼓点，愈益使两岸围观的人群目不暇接，啧啧称奇。

腰鼓队收式以后，又是一方由一百四十名女生组成的花伞队，分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列，每列20名学生。学生们拾级列队，卧、伏、仰、跃，变幻各种舞姿。宽阔的河堤上，一会是五彩绣球飞旋；一会是七色莲荷出水；娉娉婷婷、

斑斓绚丽，娇娇娜娜，辉天映月。最后，百“花”结彩，簇拥成一扇璀璨夺目的凤尾彩屏。腰鼓队就势叠成罗汉，荟萃成一只体态巍巍的硕大孔雀。黄衣领队站在最高处，一个金鸡独立，便做了一只啄毛梳羽、一刻也不甘寂寞的孔雀头。

学生们就在这样的组合整体中，演唱了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两曲歌罢，黄衣领队一个鹞子翻身，稳稳地落在地上。围观的男女们又是一阵喝彩叫好。

黄衣领队弯腰鞠躬，频频致谢，然后亮起嗓门儿喊道：“下面，请女子蚕校的校长史春来先生为大家讲演！”

被称做史春来的先生细高挑的个儿，穿银子呢斜襟长衫，戴出沿遮阳浅灰礼帽。他左手提长衫下摆，很斯文地登上一丘长满绿草的荒冢。站定之后，先摘下礼帽向人们颌首致意，尔后清了清喉咙，便开始了讲演：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中秋节，也是几家院子的姐妹下聘的日子，这苏州河两岸便显得格外热闹。故此，鄙人带领我的学生们赶来为诸位助兴。”他声音不高不低，温文尔雅，让人一听就是一位很有学识的人：“古人云，‘人生难得几会乐，莫使金樽空对月’，可见娱乐身心象吃饭穿衣一样，是人生之一大需要。但是，应当如何娱乐呢？鄙人认为应该用健康的娱乐代替不健康的娱乐；用高尚文明的娱乐，代替低级庸俗的娱乐；用……”

肃静的人群开始骚乱起来。显然，对长衫客乏味的说教并不很感兴趣。

“娘的，这些个寒酸相就会发表什么讲演，勿听兔子叫！”

“就是嘛，过中秋节大喜庆的日子，谁听他娘的号丧！”

“让他滚蛋！”

河中花舫上有人开始挑头叫骂起哄。不一会，河南岸便响起一片附和响应的吵声、骂声：

“滚蛋！滚蛋！”

“把那卖狗皮膏药的长衫客掀到河里喂王八！”

那位被称做史春来的长衫客倒是满有涵养，不气不躁，依旧站在土冢上侃侃而谈。但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人们却一句也听不到了。千百双眼睛重新投向苏州河，投向那逐流争波的百舸千帆……

二

圆托托的月亮悬上高高的中天。清冽的月光朗照着雾气氤氲的大河。

河中，花舫和游艇似乎比先前更多了些。每只船上都燃点起招人眼目的大红灯笼。千百只灯笼追逐着，迷濛河面上流星赶月，腾起一片流动的绛色云霞。

会乐里长三堂子妓院的住家舫，比别家院子的花舫尤显阔绰，宽大的船体首耸尾翘，呈元宝状，很象昔日帝王乘坐的龙舟。

金秋水与何玉娇就坐在那崑崙突兀的“龙头”上。她们两个都是院内深闺小班里色艺双绝的红伶。今天头一次开脸，鸨娘一点翠便选了这热闹的日子让她们沿河兜风，为院子撑持门面。

厅⁽¹⁾老万早已将她们的花名雅称写到纸上，张贴在船楼正中高高挑起的大红宫灯上。金秋水灯上写的是，苏杭牡丹倾六城；何玉娇灯上写的是出水芙蓉白笋心。

两个姑娘都是十七岁的年纪。秋水丙申年三月生，玉娇丙申年七月生，于是便有了姐妹的名份。

或许师傅在为每位姐儿取花名的时候，都顾及到她们的容颜长相，金秋水翘鼻俏眼，人面桃花，活脱脱一朵雍容华贵的南国牡丹。何玉娇冰肌玉肤，娇娇娜娜，一棵让人不胜怜爱的清竹嫩笋。

船过花桥，河面变得愈益开阔，十里清波莹莹闪闪，如一浩浩渺渺的泱泱大湖。几十条花舫，都卸了蓬帆，任那船儿在河心徐缓漂游，乐工们那曲子奏得愈益欢了，有的演奏《梅花三楞》，有的演奏《雨打芭蕉》，有的演奏《三潭印月》，那轻捷欢悦的叮咚琶音，那婉转悠长的箫瑟和鸣，穿云渡水，袅袅回旋，把一条苏州河都搅得痴了、醉了……

何玉娇往常被关在高墙深院的班子里学艺，头一次见到这样气派红火的场面，喜得象一只刚出巢的小家雀儿，摇头晃脑，东瞧西看，有时竟忘了待聘姑娘的规矩，扬着手随着一班看热闹的人欢喳喳地叫起好来：

“姐哎，快看那青蓬游艇上，一个挺俊的后生仔嘻嘻哈哈直冲咱晃手绢呢！”她用拐肘捅了捅金秋水，向不远的一条船瞅了瞅嘴说。

金秋水还真有点象闺阁中待嫁的姑娘，抄着两只手儿规规矩矩地坐在船头上的一只阔大春凳儿上。艳丽红润的脸上，纤眉微蹙，凤眼低垂，两腮桃花颊儿愁云漫涌，说不上

是羞涩忧郁，还是恐慌。

何玉娇望着她那副傻呆傻楞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姐，今儿是啥日子？依莫忘了噢！嘻嘻……”

金秋水微抬起眼睛，忧怨地看了这位多言多语的异姓姊妹一眼，抿得很紧的两片红腻腻的嘴唇一抖一颤地张了开来，没有说话，只发出粗重的一息长叹。

何玉娇被逗乐了，一仰脸儿“格格”地笑了起来。笑了一通，又用拐肘蹭了挨肩儿坐的姐姐一下：“姐，都说咱们青楼女子下贱，瞧这气派劲儿，比那些大家闺秀们出阁还风光呢！”

金秋水微闭起眼睛，凄楚地摇摇头：“傻丫头，你懂个啥哟！河两岸虽说聚了这么多人，又有几个会把咱当人看啊！人家不过象看猴儿戏一样瞧看着咱们，图一时开心、痛快罢了……”

何玉娇费解地转动着黑葡萄样晶莹明沏的眼睛，想了半天，嗔怪地抓过她的一只手儿：“姐，你今天怎么老是愁眉不展？你不高兴？今天咋说也是咱们的大喜日子呀！”

金秋水闭着的眼睛里簌地滚下一溜清泪，抖动着手口角，低低地哭出声响：“我……这心里很怕，不知待会儿与咱拜堂圆房的……是虎……还是狼……”

她这么一说，倒仿佛触动了何玉娇的什么心病，那又说又笑的巧嘴妮儿一张月亮般朗洁光润的脸蛋也慢慢阴沉起来。偌大一条舫上，一时间便没了欢声笑语，只有乐工们呜呜啦啦的吹奏唢呐声，紧一下慢一下的撞磬击鼓声。

金秋水与何玉娇在上船前，都曾有极有身份的人为她们出过毛巾⁽²⁾，今晚只需在舫上的“闺房”中行探房和圆房的大礼了。为金秋水出毛巾的是清室端方亲王的亲信——四品都统陶保骏。民国以后，陶氏虽沦为平民，却依然腰缠万贯。为聘金秋水，出手极其阔绰，除送给鸨娘一点翠四千两银子的聘金外，还为院子里的姐妹、妈子、茶壶、豆粉水⁽³⁾，每人做一身细布衣裳，外开拾元光洋的喜钱。难怪合上海的烟花柳巷都轰动了，盛赞长三堂子的鸨娘福相大，接到了一位慷慨大方的财神爷。

为何玉娇出毛巾的是海州盐商蛤蟆王。他除了送给鸨娘一个用半斤赤金铸造的金蟾蜍外，还给院子里的每位姐妹送了一条挂三分赤金币的毛巾。

皓月倾西时分，夹河而歌的男男女女们差不多已经尽兴，嘈杂喧嚣的夜空渐渐变得沉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油头猴崽仍在嬉笑打闹，招花引凤。这时候，就见南岸上来了一哨人马，十几个皂衣护卫簇拥着一位骑伊犁铁青马的魁伟汉子款步颠颠地来到河边。放荡狂浪的油头猴崽们，仿佛受到某种气氛的威压，敛笑吞声纷纷避退着让路。那魁伟的汉子信马悠缰，溯河上行，直到花桥边方勒缰下马。最后由一位虬须蓬蓬的胡人充任跟随保镖，登上一只白桅风舟径往长三堂子妓院的住家舫驶去。

岸畔骚动起来。一些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议：

“看啊，这位满鞑子就是做过四品都统的陶保骏！”

“瞧见没，那位标致的金美人今晚就要陪他睡觉哩！”

“喂，那位络腮胡须的持刀跟随是谁？”

“那也是位满鞑子，听说叫什么阿玛呼尔！”

已然沉寂的北岸，人群拥拥挤动，女子蚕校的学生们由黄衣领队张明德挑头，突然高呼起口号来：

“反对卖淫！”

“反对吸食鸦片！”

“取缔妓院！”

“男女平权！”

那个站在土冢上被冷落了多时的长衫客，也复来了精神，摘下头上的灰礼帽晃动着，文文诤诤地继续着他的讲演：“同胞们，兄弟姐妹们，我们中华民族象一个病入膏肓的危重病人，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咸丰十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二十七年，列强强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光绪三十年，日俄两国在我国关东开战，日本帝国主义掠去了南满铁路和东三省的矿山森林。中国象一头被捆绑起来的猪羊，任列强们左一刀右一刀宰割，神州的大好河山眼看就要被他们瓜分殆尽。现在，清帝虽已逊位，民国虽已创立，但是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从北京到上海，满清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摘去红顶子、戴上大沿帽，摇身一变变成了革命党，依然把持着各地的官府衙门。这些祸国殃民的寄生虫们，对外屈辱媾和，卖国求荣，对内巧取豪夺、敲骨吸髓、鱼肉百姓……”

或许因为长衫客的讲演揉进了辱国丧权的实际内容，浮躁轻狂的男人们不再谑笑着轰他滚蛋，一个个引颈佇立，很入神地听他罄书国难，时不时有人发出唏嘘叹息。